

魅力鹰城 汝瓷之源

汝瓷之简 如此之美

□李晚伟

汝瓷，是中国古典美的浓缩式展示，处处透露出华夏民族的含蓄美，充分体现着宋代瓷器的极简之美。

简是一种智慧。汝瓷之简，不仅是简洁、简练，更是高级形式的复杂，越高级的东西越简单，外在形式越简单的东西智慧含量越高。汝瓷，正是以其简单的形式和简单的釉色，完美阐释了人间最复杂的美。

传说，宋徽宗赵佶梦中观雨，醒来后写下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”的诗句。

因想念梦中的景色，宋徽宗遂令汝窑工匠烧制天青色的瓷器。

工匠们反复试验，终于在灵光乍现中添加了玛瑙矿入釉，最终烧成一种特殊的釉色，有卵白、粉青、豆青、虫下青、葱绿和天蓝等，其中尤以“天青”为贵。

在阳光下观察，汝瓷釉色七彩纷呈，灿若星辰，当真如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般的颜色，纯粹而深远，淡雅而隽永。

即便在当时，汝瓷的烧制技术也已是登峰造极。

汝瓷通体施青釉，色泽青翠，釉汁莹亮，素净典雅，纹片晶莹，宛若碧玉。汝瓷的造型包括樽、盏托、碗、洗、水仙盆、碟、盘等。其中，受世人喜爱的为瓶，因瓶的外观变化较为丰富，有玉壶春瓶、胆瓶、纸槌瓶、梅瓶等多种样式。

为了将汝瓷之美打造到极致，御用汝瓷都使用满釉支烧的工艺，将耐高温的泥土做成如芝麻般细小的支钉，黏在瓷器底部，起到隔开匣钵的作用。出窑后，工匠们将支钉敲掉，瓷器满身釉色，只有底部有几枚浅浅的支钉痕迹。

汝瓷高雅素净的艺术特征，用最简单的方、圆，烧一件简单的单色釉瓷器，让天青色的静和延伸着的冰裂纹的动，透出宋人对素与雅的完美感悟，带给人们一种温文尔雅、洁身自好的人生感悟。

虽极简，却极雅。

比如，最具代表性的汝瓷荷叶瓶，瓶口呈莲花盛开状，瓶体丰满更显端庄秀丽，流线造型恰到好处宛若天成，犹如一个袅袅婷婷的淑女，气韵典雅生动。汝瓷荷叶瓶侈口卷沿、束颈、鼓腹呈瓜棱形、喇叭状足。大瓶口沿由6片向外翻卷下垂的荷叶组成。每片叶子中部凸出一个釉珠，似欲滴的甘露。腹下与圈足相连处饰凸弦纹。胎质较紧密，呈灰白色，胎体厚重，系手拉坯分节制成。器物内外及足心施天蓝釉，釉汁润泽，釉面有橘皮、棕眼及开片。该器物存世共两件（一对），一件现藏于汝瓷博物馆，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，均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再如葵口洗，它是奔放、跌宕的，静中有动、寓动于静，有向上跳跃的曲线，也有向下

收敛的曲线，这种矛盾对立构成了一首优美的旋律。同时，汝瓷所有的器物造型古朴大方，以名贵玛瑙为釉，色泽独特，有“玛瑙为釉古相传”的赞誉。随光变幻，观其釉色，有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“千峰碧翠色来”之美妙，土质细润，坯体如胴体，其釉厚而声如磬，明亮而不刺目。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，有“梨皮、蟹爪、芝麻花”之特点，被世人称为“似玉、非玉而胜玉”。

汝窑瓷器在北宋时常刻“奉华”二字，京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“蔡”字以作荣记。宋、元、明、清以来，宫廷汝瓷用器，内库所藏，视若珍宝，与商彝周鼎比贵。被称之为“纵有家财万贯，不如汝瓷一片”。李苦禅曾说：“天下博物馆，无汝者，难称尽善尽美也。”

中国的瓷器世界闻名，我们的制瓷历史相当悠久，其中鼎盛时期有宋、明、清。尤其是宋代，是瓷业发展史上的繁荣、鼎盛时期，这个时期出现了最为人所熟知的五大名窑——汝、官、哥、钧、定。

线条简练、清新秀丽、细腻温润，汝瓷是北宋时期皇家的主要代表瓷器，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。汝瓷不仅美，而且贵，其烧造时间极短，只有20年左右，时间段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到徽宗崇宁五年（1106年）。更何况，存世量极少，当今世界上能藏有

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10家，而这些加起来汝窑存品，不足百件。

汝瓷的简约之美，首先表现在造型的视觉效果上，而造型又主要表现在器型构件的各种比例关系上。它遵从上下对称、左右逢源的审美标准，不论是盘的高度与口径的大小，盘口撇开的幅度，还是洗的高度与花口的起伏，无不表现为一种令人叫绝的比例关系，真正达到了“增之一分则嫌高，减之一分则嫌矮”的奇境，正是做工精良、比例完美的魔法，使它真正成为造型充满韵律的艺术。

汝瓷是有生命的，其釉色自天而降，其开片似错非错，其形影不动即动，在看不见的成长中继续承载着时间。汝瓷是有语言的，爱喝茶才会聆听领悟到真诚。泡上一壶茶，静静独赏独品时，宛见山青水白，心目间，喧嚣退去，让那温温的汝窑暖着手，一直暖到心里。

最高级的审美，一定是极简。素到极致、简到极致、净到极致、雅到极致，都让人心底安详、心地空明、净月无痕。极简是一种生活美学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一件小小瓷器中，不仅蕴藏着我们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趣，也蕴藏着我们追求的处事之道。

大象无形，大道至简。汝瓷，以最简洁的外观，诠释最独特的

那一抹“天蓝釉”最是惊艳

□温小娟

器表满施天蓝釉、釉层匀净莹润，疏密有致的开片中，还能看到若隐若现的缠枝莲花纹……在河南博物院展厅，喜爱瓷器的观众总会被眼前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深深迷住。

“这是唯一经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所得天蓝釉汝瓷，且是天蓝釉‘刻花’独一份，弥足珍贵，堪称汝瓷瑰宝。”3月21日，河南博物院讲解员王思明说，现在一说到瓷器，大家就会想到景德镇，然而在宋代河南才是全国的瓷业中心。宋代有五大名窑“汝、官、哥、钧、定”，其中“汝、钧、官”都在河南，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首，素有“天下名瓷，汝窑为魁”之称。

王思明说，这件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是汝瓷当中最难烧制的天蓝色，常见的汝瓷釉色是天青、豆青、粉青，天蓝色因为难烧制，成品率极低，所以非常少见。史料记

载，汝窑“天青为贵，粉青为尚，天蓝弥足珍贵”，目前发现全世界现存的汝瓷传世作品不足百件，天蓝釉只有5件。如果说汝官窑是中国瓷器的皇冠，那么，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就是皇冠上的明珠。

“粉翠胎金洁，华腴光暗滋。旨弹声戛玉，须插好花枝。”宋代文人欧阳修在诗中描绘的正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巅峰之作——汝瓷。汝瓷始烧于唐朝中期，盛名于北宋。汝瓷的盛行，跟宋徽宗赵佶相关，他热衷书法绘画，有着极高的艺术审美。而汝瓷极致的天青色之美，相传是诞生于他的一个梦。有一天，批阅奏章的宋徽宗感到困倦，伏案小憩，做了一个美妙的梦，梦中雨后天空的蓝色上，罩着一层朦胧的白。他醒来之后念念不忘，随手写下了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”，遂令汝窑工匠烧制天青色的瓷器。

为了烧制出这种独特的釉色，工匠们不惜工本，选名贵玛瑙入釉，使其工艺更加精湛，最终使

汝瓷呈现出汁如堆脂、面若美玉、莹润纯净、素雅高贵的皇家之气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汝官窑烧造时间极短，只在北宋晚期烧制了20年左右光景，它的烧瓷工艺便神秘消失了。烧制汝官窑的窑口究竟在哪里？后世的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找。

“1987年，考古人员开始在宝丰清凉寺周边进行考古发掘，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，终于在那里发现了汝官窑窑址。”王思明说，这一重大考古发现，弥补了长期以来研究汝官窑瓷器不见窑址，缺乏实物标本的例证，被国内外的专家称为陶瓷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正是在这次考古发掘中，意外挖出储藏有7件汝官窑器物的藏坑，其中就有河南博物院这件镇院之宝——天蓝釉刻花鹅颈瓶。它仿若一颗华丽璀璨的明珠，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，折射着中原能工巧匠的智慧之光。

（载自《河南日报》2024年3月25日第3版）

浇瓜之惠

袁占才

浇瓜之惠

◎出处：汉刘向《新序·杂事》：梁大夫宋就者，为边县令，与楚邻界。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，各有数。梁之边亭力而数灌其瓜，美；楚庭而希灌其瓜，恶。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恶也。楚亭恶梁瓜之贤已，因夜往窃播梁亭之瓜，皆有死焦者矣。梁亭觉之，因请其尉，亦欲窃往报播楚亭之瓜。尉以请宋就。就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！是讲怨分祸之道也。恶！何称之甚也？若我教子，必每暮令人往，窃为楚亭夜善灌其瓜，令勿知也！”于是梁亭乃每夜往窃灌楚亭之瓜。楚亭旦而行瓜，则此已灌矣。瓜日以美。楚亭怪而察之，则乃梁亭也。楚令闻之，大悦，具以闻，楚王闻之，怒然丑，以志自帽也。告吏曰：“微播瓜，得无他罪乎？”说梁之阴让也，乃谢以重币，而请交于梁王。楚王时则称说梁王以信。故梁楚之欢，由宋就始。语曰：“转败而为功，因祸而为福。”老子曰：“报怨以德。”此之谓也！夫人既不善，胡足效哉？

◎释义：一是浇瓜的仁惠，用以赞誉以德报怨，化解矛盾的崇高品格。二是比喻以德报怨，不因小事而引起纷争。

鹰城文史故事绘

成语故事



绘制：张梦珠

春秋时期，楚国虽然强些，但也谈不上雄起，不能够一手遮天。它的北邻鲁阳，鲁阳再北的梁地，原属楚管，其后戎蛮侵梁，郑国强掠，梁地未能回归。楚王心中有气，但楚城太大，楚王觊觎着东北的宋国，担忧着东南的吴越，加之梁地偏远，有鲁阳之险守着，便也无暇多管，只想看北方无战事就算了。而梁呢，深知楚非等闲，不好惹的，即此打住，不再痴想。

楚梁接壤处，虽是沃野一片，却因征战，一直荒芜。楚先择地建了个亭子，派士兵守卫。梁人一看，明白是要相安，正合吾意，也就不远处也建个亭子，派一队兵丁守护。两下里，亭与亭隔有二三十米远，遥相呼应，一方兵丁，勿言放声响屁对方都能听见，起码，咳一声嗽是听得见的。然职责不同，关系敌对，双方相互提防，不相往来。

长夜漫漫，数星星看月亮，孤寂难耐。到了白天，力壮如牛的兵士，更是闲得心里发慌。冬去春来，梁人眼看蝶飞蜂舞，花草蔓生，就垦出几亩田来，种上了甜瓜。楚亭人一看，想到瓜熟时人家解渴，咱咱不眼馋？也赶紧收拾土地，把瓜儿种上。遗憾的是，瓜儿成胎，天却大旱。梁兵一看，瓜秧要枯，赶紧引水浇灌，拔草施肥。转天，那瓜田就给了梁人好的颜色，瓜蔓葳蕤，瓜儿埋首于绿叶之下，如气儿吹般变大。楚地这边，兵丁懒惰，不施肥、不薅草、不灌水，只盼天降甘露。楚瓜少了水肥的滋润，长得又小又丑。鲁阳县令来此视察，眼见得梁地的瓜长得滚圆，自家瓜藤蔫儿吧唧，瓜儿瘦小可怜，联想小小梁国，种瓜竟胜于泱泱大楚，心中颇不是滋味，就把驻守亭尉狠狠训了一番。亭尉遭斥，失却面子，心中窝火，却不从自身找寻缘由，而把受责之因归于梁瓜之美，由妒生恨，起了歹意，囑人夜间偷偷越境，趁梁兵熟睡，手扯脚踩，把梁瓜毁得一塌糊涂。翌日，梁兵起床，看到瓜地被毁，立马想到定然是楚人所为，心中气愤，就向县尉报告，要求以牙还牙，报复楚人。因为忌惮楚的势力，县尉不便擅作主张，就把想法向县令宋就汇报。

宋就听了，心里思忖：别人使坏，我们仿效，心胸岂能如此狭隘？再者，以怨报怨，必结仇恨；埋下祸根，并非良策。真要因为瓜田恩怨这点小事闹大，大楚岂是我们惹得起的？！楚瓜因疏于管理，才未能长好，我们何妨以德报怨，偷偷地去浇灌楚瓜，为之施肥除草，使其瓜亦日美呢？宋就把想法说出，梁尉虽不情愿，但觉得宋就的话不无道理，遂吩咐依言而行。

隔天，楚卒巡视，发现瓜田被浇，骄阳

下，那瓜儿眼见得蓬勃精神，长势奇好，甚为惊异。夜间留心察视，发现竟是梁亭人趁着夜色辛苦浇灌，感佩之余又心存疑虑，即速告知鲁阳县令。县令一听，既高兴，又震撼，又佩服，赶紧马不停蹄，奔赴楚都，转达楚王。楚王听过前因后果，且忧且惭，心想这是梁人在暗中责备我们啊！错在我方，梁人没去斤斤计较、针锋相对地报复我们，而是宽宏大度，以德报怨；其国虽小，却可深交，此时不与梁建立盟好，还待何时？！

转天，楚王备下厚礼，不辞劳苦，亲往梁宫，表示歉意，请与梁王结交。梁王甚喜。能与大国交好，也是梁国求之不得啊！

西瓜成为外交的最佳道具。自此，楚梁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之旅。楚国解除北陲之忧，静下心来对付周边其他小国。到了战国初，楚国开始称雄，面积之大，方五千里，犀兕麋鹿满之。

作为一个县令，宋就在处理边境纠纷上，展现了机敏睿智，彰显了非同寻常的外交水平。楚亭人把导火索点燃，梁人若针尖对麦芒，于情于理无可厚非。然而，炸药包引爆，必起连锁反应，结果是，或对峙或起战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若是置之不理，倒又助长了楚人的嚣张。宋就反道而行，以善止恶，派人偷灌楚瓜，用诚挚之举化解楚人之恨，使楚人内疚，实乃上上策也。这让我想起“二女争桑”的故事。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载：“楚边邑卑梁氏之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，二女家怒相灭，两国边邑长闻之，怒而相攻，灭吴之边邑。吴王怒，故伐伐楚，取两国而去。”楚吴二女为争采边地一树桑叶引发纠纷，导致两个家族互相仇杀，进而楚灭吴的边邑，吴又伐楚，取了两座城池才离开。实在是因小失大，太不该了。

试想，如果楚吴两国边境的长官，有一个头脑冷静，不感情用事，像宋就那样，化解了边民间的小矛盾，事态就不至于不断扩大而爆发战争，以致成为后人的笑柄。

二者比鲜明。为彰显以德报怨、化仇为友的美德，由楚瓜梁灌，古人衍生出“梁楚浇瓜”“宋就浇瓜”“梁楚之欢”“灌瓜赠药”的历史典故。由此典，催生出成语“浇瓜之惠”。

心中唯己，怕见人好，私字作祟。挡住别人，自己的路也会被堵死。退一步，天高地阔，柳暗花明。

只有懂得相互扶持，路才能越走越宽广。

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所有的大格局背后，都是一种相互成全。